



坐一回儿子的车

厉剑童 著

台海出版社



坐一回儿子的车

厉剑童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坐一回儿子的车 / 厉剑童 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168 - 0143 - 7

I. ①坐… II. ①厉…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061 号

坐一回儿子的车

著 者: 厉剑童

责任编辑: 王艳

装帧设计: 泽天世荣

版式设计: 柳永康

责任校对: 田灿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 taimeng. org. cn/thcbs/default. html](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 com](mailto: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1000 1/16

字 数: 191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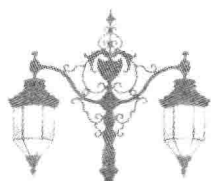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68 - 0143 - 7

定 价: 27. 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叫你一声小名	1
倔强的牛仔裤	4
老厉失踪之谜	7
女孩的春天	10
收藏笑脸的老王	13
赵大才子	16
爱的处女作	19
老梁卖瓜	22
秤 王	25
老人与猫	28
谁家的热水瓶	31
母亲的香椿芽	34
陪娘看海	37
挑 水	40
贼 娘	43
40 个鸡蛋	46
冠军是怎样练成的	49
春风鼓荡的客车	52

玩 笑	55
号 子	58
一袋饼干	61
左口袋右口袋	64
坐一回儿子的车	67
八爷的帽子	70
儿子请我客	73
零下二十度的温暖	76
飘香的绿茶	79
生男生女	82
愣头嫂	85
虚拟证人	88
老政教	91
阳台上亮着的灯	94
带路人	97
暖 流	100
气球达人赵大壮	104
“抠门”的表姐	107
酒盅里的爱情	110
一篮山鸡蛋	113
刺槐花开了	116
地 界	119
命根子	122
奇怪的保单	124
填 沟	127
一碗“红烧肉”	130
送你一枝花	133
蛮子婶	136
老 乡	139

老人与桥	142
空 位	145
捡到一个丈夫	148
村主任老王家的狗	152
被风吹走的夏天	155
帮 工	159
智擒小贼	162
游 街	164
种蝴蝶的小女孩	167
你没有食言	169
酒壶上的小金鱼	172
作家与歌星	175
送我一杯红酒	178
情人节的歌声	181
你是我的玫瑰	184
编辑部的故事	187
面 试	190
吴乡长的习惯	193
领导送我一支笔	196
葬兔记	199
爷爷与狼	202
1977 年的一捆烧柴	205
一筐苹果	208
稿 费	211
烟 事	214



叫你一声小名

记忆中，儿子已经很久从没有听娘叫过自己的小名了。

儿子八岁那年，也就是从爹私奔的第二天开始，娘就再也没叫过自己的小名。其实，儿子是有小名的。儿子的小名叫蛋蛋。

爹是个木匠，爹的木匠活名扬方圆几十里。爹在做木匠活时认识了雇主的女人，爹跟她好上了，木匠活没干完，爹就跟她连夜跑了，从此便音信全无。

娘是在雇主找上门的时候才得知爹拐了人家的女人跑了的消息。娘一下子惊呆了，傻了。娘不相信，这是那个和她从小一起放牛、两小无猜的哥做的事吗？娘一百个不信！一夜之间，娘的头发全白了，人一下子苍老的许多。娘知道，爹不可能回来了。天亮了，儿子迷迷糊糊中听娘说：蛋蛋，你爹不要我们了。这是娘最后一次叫他的小名。

第二天，娘把他叫到跟前，娘咬着牙根，一字一顿地说，以后，不许再提你爹！娘的脸色好吓人。就是从那天开始，娘不再叫他的小名，只是用哎。他听着很别扭。他想让娘改口叫小名。可娘的脸阴沉着，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他只好憋住了。从此，娘和他之间的称呼简化成了简短的两个字：“哎？”“嗯！”。

每次听到小伙伴们的爹娘都叫小名，而他好像没有了名字。他好羡慕好羡慕。有一次他忘了，说话带了一句俺爹，娘听见了，狠狠地打了他一顿。那一刻，他恨死了爹，都是爹不好，爹不要他们娘俩了。

他几次都在梦中听到娘喊自己小名笑着醒来。醒来一看四周一片漆黑。泪水止不住滚滚而下，打湿了厚厚的枕巾。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叫

爹，不说关于爹的一个字。

没有了爹就没有了顶梁柱，日子变得了无生气。可娘却变得出奇的坚强。娘断然拒绝了媒婆们的好意。因为娘的心里再也容不下第二个男人。娘和村里的大老爷们一样推车、耕地、扛大包，一样外出打工。村里人不再把娘当女人。一年又一年。

娘把他送进校门。从此，他有了学名。从那时起，娘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边，只叫他的大名。

他学习很优秀，高中毕业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四年后，大学毕业，他在城里找了工作，结了婚，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儿子。他不止一次动员娘跟他到城里住。娘迟迟不肯答应，娘说我还能动，等我不能动了就去你家住。娘隔些日子给他送来时鲜的蔬菜、杂粮。每次来，娘依然公事公办地喊他的大名。

每当听到妻子叫着儿子的小名喊吃饭，他心里就莫名的产生一种冲动，那一刻他多想妻子就是娘，多想听到一句：蛋蛋，吃饭了！很多次，听着妻子的喊声，他转过身，泪水潸然而下。

渴望、失望，失望、渴望。树叶绿了又黄了，黄了又绿了。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娘老了。娘走路都困难了。娘病了。娘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娘把他叫到床前。娘伸出干枯如柴的手，嘴唇青紫，眼圈乌黑，眼睛塌陷。娘直直地看着他，嘴唇哆嗦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娘终于说出了一番话：

麦熟一晌，人老一时。娘知道，娘就要走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爹那老东西过得怎么样了？他那气管炎的毛病重了没有？自从你爹走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叫过你的小名，你不要怨娘心狠。娘亏欠了你的，到下辈子再还吧。知道吗？你的小名是你爹起的，为了给你起个好听的名字，我和你爹争论了三天三夜。娘现在就一个心愿，能让我再叫你一声小名吗？

他的身子猛然一颤，就在昨天，爹的女人来信了，说你爹走了，临走还喊着你娘的名字。

他噙着泪水，重重地点了点头。

娘的嘴唇哆嗦着，努力地张着嘴，他知道娘要喊他的小名了。三十年了，这是娘第一次喊他的小名。他竖起耳朵，紧紧拉着娘的手，紧张地等待着那句别了三十年的声音。娘的嘴唇动了，突然娘的嗓子传出呼隆一阵巨响，紧接着一阵猛咳，娘的身子剧烈地颤抖了几下，就再也没有了半点生息。病房里鸦雀无声。

蓦地，发出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喊声——

蛋蛋——

哎——

蛋蛋——

哎——



倔强的牛仔裤

要是有人问：雪小米最喜欢穿什么衣服？她班上的同学一定会说：这还用问？牛仔裤呗，那可是她的最爱！

雪小米爱穿牛仔裤在马前小学是出了名的。春夏秋冬，一年四季，365天，要是哪天见她穿不穿牛仔裤那可是一件稀罕事，稀罕得不亚于太阳从西山出东山落。

雪小米就读的马前小学地处偏僻乡村，学校没有统一要求学生必须穿校服，事实上很多学生也穿不起校服。雪小米就是穿不起校服的学生之一。

雪小米五岁时父亲病故，母亲患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干不得重体力活，只能靠捡破烂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母女的生计。

雪小米是个很爱美的女孩。当看到那个来村里走亲戚的女孩穿着一条牛仔裤从家门前走过的时候，雪小米的眼睛就直了。从不向母亲要好衣服穿的她破天荒提出要一条牛仔裤。母亲很惊讶，半天沉默不语。雪小米紧咬着嘴唇硬是没让眼泪流下来。可那条牛仔裤一直在雪小米的眼前晃悠来晃悠去，把雪小米的心晃悠得痒痒，晃悠得心疼。有几次雪小米睡梦中咯咯笑了，喊着：我也有牛仔裤了……这一切都被母亲看在眼里。

自从雪小米提出要牛仔裤的那一天起，母亲比以前出去的更早了，回来的也更晚了。就在雪小米对牛仔裤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母亲给了她一条牛仔裤。这是一条崭新的牛仔裤，苹果牌的，响当当的名牌货。雪小米乐了，搂着妈妈的脖子在妈妈那张疲惫不堪的脸上小鸡啄米似的一连亲了十几下。把妈妈的心都亲醉了。雪小米不知道，那一刻，是妈妈有生

以来最幸福的一刻。

从那天起，这条牛仔裤连同裤子上的那个大大的标签就从没离开过雪小米身上一天，穿牛仔裤成了雪小米的标志性打扮。

要不是那几个城里的陌生人来到这里，这条牛仔裤带给雪小米的也许只有无穷无尽的快乐和幸福。

那天，学校来了几个献爱心的阿姨。她们想结对帮扶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雪小米是学校挑选的备选帮扶对象之一。

事情本来进行得很顺利，那个细高挑阿姨看着雪小米的学习成绩单和照片说，就她了！可当雪小米出现在阿姨面前时，阿姨居然愣了片刻，从雪小米身边走过去，和另一个女孩结成对子。

接下来的一个学期，接连来了四五批帮扶困难学生的城里人。可她们和那个细高挑阿姨一样，看到雪小米后，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选择了别的女生捐助。

一次又一次落选，让雪小米的老师最终明白过来，那些热心人之所以放弃捐助雪小米，问题就出在那条名牌牛仔裤上。好心的老师们要雪小米换掉牛仔裤，或者等那些捐助的人走了以后再穿，可都被雪小米坚决拒绝了。

我宁愿不要别人的捐助，也要穿牛仔裤！雪小米说这话时站直了身子，话音里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这让老师们感到很惊讶：瞧，这孩子真倔，真傻！

因此，当许多孩子因为有了好心人的捐助生活和学习情况得到明显改善的时候，雪小米却依然如故。母亲瘸着腿，天天出去捡破烂。雪小米还是天天穿着那条牛仔裤走来走去。

终于有一天，又一批好心人来到这里。就在一个个捐助者绕过雪小米的时候，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在雪小米的身旁停下了脚步。她仔细看着雪小米身上的牛仔裤，拉着小米的手说，你穿牛仔裤真漂亮，你是我见过的最有精气神的孩子。就这样姑娘和雪小米结成了助学对子。

在那位姑娘的帮助下，雪小米母亲的病得到了很好的治疗，雪小米的学习进步更快了。一年后，雪小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

雪小米的包裹里，始终装着那条苹果牌牛仔裤，尽管升入初中后那条牛仔裤一天也没穿过。事实上，雪小米的个子已经长高，牛仔裤已经无法穿了。

十年后，雪小米大学毕业了。特优生的她主动放弃了留省城或去沿海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回母校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在第一堂课上，她给学生讲了一个女孩和一条倔强牛仔裤的故事。故事末了，雪小米自问自答：知道女孩为什么坚持要穿那条仔裤？因为女孩知道，那是母亲为了满足女孩的愿望，早出晚归，整整捡了两个月的破烂买的，只是母亲不知道那牌子是假的……

雪小米说，想知道那个女孩是谁吗？远在天边近在你们的眼前——是我！雪小米说到这里，指了指自己。我那时只有一个想法，不能为了得到别人的帮助而随意糟蹋母亲的劳动，糟蹋人世间最宝贵的母爱……

雪小米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泪花闪闪……



老厉失踪之谜

老厉失踪了！

真的？

这种事能开玩笑？千真万确！

那个早晨，当我从张三嘴里听到这个消息时着实吃了一惊。张三是老厉的老邻居，对这个消息的确凿性我深信不疑。

老厉是我的好朋友，我俩曾在一个学校共事多年。三年前老厉辞职下海，到南方一座城市应聘当了小学老师。可他在那里干的并不顺利，半年后又回来了。我们都劝他找一下校长，周旋一下，看能否重新回学校上课，哪怕当个代课教师也好。可他这人啥都好，就是脸皮薄，爱面子，死活不肯去，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呆在家里。

老厉的爱人原先在单位上班，一年前下岗了，在家待业，到附近厂子打点零工。儿子去年考上了省城一所大学学美术，每年的学费需要好几万。他家的经济状况可想而知。

朋友出事了，出于友谊，我决定去他家看看，能否帮嫂子把他找回来。我心急火燎地赶到他家，急切地询问老厉的下落和失踪的原因。没想到，嫂子脸上很凄苦，却没有我想象中的焦急和难过。

嫂子一个劲地让我坐坐、喝茶，根本没有找的意思。

嫂子，都这个时候了我哪有心思喝茶，快说说，老厉失踪是什么时候的事？找了吗？都到哪些地方找了？我催促着。嫂子却闭口不说，言辞躲躲闪闪的。

我想嫂子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嫂子，有什么不能说的？快告诉我。我催促道。多年来未犯的热心热肠子的毛病又犯了。

不能说，真不能说。嫂子一字一顿地说，言辞很是坚决。

老厉到底怎么啦？莫非出什么大事了？鬼使神差，我突然有一个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难道老厉被……这可不是个小事。人命关天。我说我要报警。刚说完，嫂子慌了神，别……别……千万不要！我向你保证，老厉绝对没出什么事，你只管放心好了。我冷静下来，仔细想了想，是啊，要是真有事嫂子还坐得住吗？看来我是多心了。

问了半天实在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悻悻地走了。

回到家，我心里仍然忐忑不安，始终放不下老厉这个落魄的朋友。他到底到哪去了？为什么嫂子不直接说明原因？有什么事瞒着我？

几天后，我接到教育局通知，让我到某城市参加省级骨干教师新课程培训，老厉的事我只好暂且放下了。

到达那个城市的中午，几个人饭后出来散步，我忽然发现路旁不远处有个乞丐。那人穿着破衣烂衫，手里端着一个缺口的破碗，正在那条最繁华的马路上点头哈腰地行乞。陆续有人往那个破碗里扔下一元五元的硬币或纸钞，破碗里时不时响起当啷一声清脆快乐的声响。

我鬼使神差地观察起来，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那个高大的背影、走路有些耸肩的姿势似曾相识。是谁呢？这座城市没有我的任何亲朋好友？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真是奇了怪了。

我决定上去看看。

他一直低着头。我往他碗里放进一张十元的纸钞。也许是大票的缘故，他终于抬起头来。怎么？是他？老厉！真的是他？我揉了揉眼睛，仔细地看了看，的确是他——老厉。我又惊又喜，那一刻，眼泪差点流出来了。老厉啊老厉，你怎么落魄到这步田地。我赶紧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几乎同一时刻，他也看到我，神色慌张地扭过头，一手捂住碗里的那几张钞票，一边拔腿就走。

好你个老厉，原来躲到这里来玩失踪。我紧赶着追上去，问个究竟。

在一座楼的拐角处，我追上了他。我拉他在一块路沿石上坐下，问起

他行乞的原委。

他把搭在脸上的杂乱的长发往一旁拢了拢，一脸无奈地说，这都是让生活给逼的。他说。你知道我那个上大学的儿子，一年学费就好几万。这不再过一年就要毕业了，谈了女朋友，人家要楼结婚，现在买楼得需要多少钱，我头耕地也弄不来。为了多挣钱，我辞职去了南方，知道我为什么又回来？我的普通话太差，人家根本听不懂。我也去厂子里打过工，可一个月除了吃喝剩不下几个钱。这才想出这个下下之策……

为了乞讨你脸面也不要了？不对，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我不解地问，觉得站在眼前的他是那么陌生，完完全全变成另一个人。

他左右前后看了看，确定周围没人注意，煞有介事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小本子，把当乞丐以来每天讨来的钱数念给我听。他说：“这里的人善良又富裕，我乞讨一天赶我在老家挣十天半个月的。老弟，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密，不要跟别人说我在这儿乞讨，更不能我说一天能讨到多少钱，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我点点头答应了。

“这人啊，一朝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注定一辈子是他们的奴隶，直到老了动弹不得的那一天。”老厉说着，重重叹了口气，将小本本小心翼翼地收好，端起那个缺口的破碗，一边说我要上工了，一边有意无意弯下腰，一步一步朝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去……

看着老厉的背影，我鼻子一酸，但脑子里同时冒出一个想法，等放了假，我也失一次踪，到外地找个繁华的大街，选个恰当的地方，化妆成乞丐，体验一下老厉的这个行当——为了女儿出国留学，我欠下足足三十万的债，还正愁着呢。



女孩的春天

下午放学的时候，太阳还老高。女孩走出校门，没有像往常那样，从书包里拿出那根天蓝色的跳绳，一边蹦跳着，一边唱着歌子往家走。

女孩伸手往上托了托书包，茫然地望着前方，然后默默地往前走。前面是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三月时节，乍暖还寒，可麦苗已经开始复苏，正憋足了劲比着赛地往上长。女孩侧着耳朵，那一刻，女孩清楚地听到麦苗拔节的声音，咯吧咯吧，很脆的那种。

女孩很抑郁。女孩不想往家去。女孩满脑子都是爸爸昨晚说的那些话：明天晚上，你丽阿姨和她的儿子要来咱家做客，以后她就是你妈妈，她儿子就是你的亲弟弟。到时放了学要按时回家，照顾客人。老爸还在说着，女孩的泪早就流出来了。女孩认为，爸爸不爱自己了，他只爱那个女人和她的儿子。女孩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老爸喜欢儿子。女孩觉得这个春天是有生以来最冷的一个春天。

女孩的妈妈一年前的那个春天走的。妈妈走得很突然，什么话也没留下。妈妈在世的时候，女孩像公主一样宝贝。那个时候，女孩的每一天都是暖暖的春天。女孩长这么大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忧愁和痛苦。是母亲的故去带走了这一切。女孩觉得那片属于她的天已经塌了。女孩很倔强，我偏不回家，看你怎么样。一阵风吹来，女孩感到一阵沁入骨髓的凉意。女孩扯了扯衣角，用力将自己裹起来，可寒意还是任性地钻进女孩的衣领。女孩觉得老天爷好像在跟她作对。女孩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其实，女孩不想马上回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女孩的成绩近来持续下

降，老师惊诧，同学不解。班主任反复强调，晚上的家长会那些成绩后退的同学的家长必须参加，一个也不能少。女孩不知道怎么跟老爸说。爸爸一向对自己的学习很重视。爸爸容不得女孩成绩有半点含糊。

女孩在田野里漫无目的地走着，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村子里的灯光渐次亮起来，袅袅的炊烟还在一摇一摆地往上飘，微风送来一阵阵饭菜的香味。

女孩的肚子里响起咕噜咕噜的鸣叫声。但女孩还不想回家，继续一个人在田野上游荡。风明显大起来，发出了一阵接一阵的呼呼声。天上的星星也出来了。女孩想起小时候偎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的情景：

妈妈，天上的星星不会掉下来吗？

傻孩子，别担心，不会的，掉下来有妈妈和爸爸顶着。

妈妈，奶奶说，地上有多少个人，天上就有多少颗星。妈妈，那我是哪一颗星？

宝贝，你当然是天上最亮的那颗星？

最亮最亮的那一颗？

对，最亮最亮的那一颗。在妈妈的眼里，没有哪一颗星星会比你还亮。

……

女孩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家里的门敞开着，一个人也没有。桌上的饭菜好好的，没有被动过。

女孩很奇怪，他们都上哪去了？去玩耍了吗？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涌上女孩心头。女孩的泪便哗哗地流下来了。

女孩饭没吃，一头扑进被窝里，让泪水肆意地流着。哭着哭着，女孩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女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女孩看到，爸爸正坐在一边看着自己。爸爸的眼睛里布满了一道道红红的血丝。一旁的那个女人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女孩想起昨晚的家长会，爸爸知道吗？去开会了吗？女孩胆怯了。不知道跟爸爸说什么。

爸爸什么话也没说，爱怜地摸了摸女孩的头出去了。